

Alain Robbe-Grillet

阿兰·罗伯-格里耶

B39
Et, pour cette raison, j'ai parlé de désespoir et d'impotence, un peu plus haut.
Car je trouvais le paragraphe en question sur mon brouillon C, y ajoutant
cette notion temporelle qui fixe à un instant déterminé l'encombre-
ment de ma table de travail, au moment, alors que je viens de m'instal-
ler sur une nouvelle table de disposition fort différente, dans une petite
maison américaine entourée d'orangers et de grenadiers en fleurs, pour un
grand murail aux fruits déjà rougissants que les oiseaux bleus, la ma-
D me conduit en à peine dix minutes, du marché, sous les eucalyptus et les
noyers, jusqu'à un camp de l'Université de Californie, où les baies lui-
lentes trop minces tombent d'immenses oliviers qu'on ne vaillerait pas récolter,
font des tâches d'éclat violettes sur le dallage des allées. C'est le premier
mai. Je suis à Davis, tout près de Sacramento, capitale de l'état, où l'on
a restauré pour 8 touristes après avoir récemment passé, deux fois, plusieurs
jours de maisons par bois, des trottoirs en planche, avec des magasins
de vêtements, de chaussures, de bijoux, de brasserie, une gare avec des locomotives
à vapeur et des wagons à lits qui se disposent seulement de 100 mètres de
rails; d'innombrables boutiques de la nourriture sont présent aux dealers
de photos de train - stationnement devant les premières départs du siècle,
dans la ville et dans les environs immédiats.
Mais que des robes brodées d'entrepreneurs, fabriqués à la chaîne à Gènes au Sud,
ou à Formosa.
Pourtant le vrai train existe toujours qui, semblablement à cinquante
à l'heure de moyenne), va de Chicago à San Francisco à travers ray
Denver, ce qui représente pas de quatre mille kilomètres : ~~il passe~~ fin de
train ~~passant~~ pour vingt-quatre heures. Il n'arrête toujours à
Sacramento, mais dans une autre gare, près à Davis. Nous l'avons pris. Ca-
therine et moi, il y a un langage d'amis. Et nous l'entendons en-
core maintenant, ~~dans la nuit~~ qui tourne dans la nuit sous Guy me-
gissement au voisinage des routes. Il doit y avoir une grande ~~grande~~
~~de marchandises~~, et plus de l'express quotidien, car
il revient se repète presque chaque demi-heure. La voie passe si-
près de la maison que l'on voyait, la s'écarter, le vacarme sala-
dié de la forêt et sous aux pontures de rails... Le bruit s'aug-
Bruit de jactance, bruit d'enfance, appel en même temps pour le traverser
futur de grands espaces nouveaux.

Hier, une de mes étudiants, natif comme moi du Pays de Léon et qui venait de lire Le Miroir, m'a raconté que ses parents avaient connu de Coruña, dernier des palais brumeux
sur la côte bretonne, du côté de Lézard. Il doit s'agir de nouveau du
Comte Henri : fils enfants de Charles, frère et sœur morts à présent et
restés l'un comme l'autre sans descendants. Mais c'est que cette
jeune ex-patriée croit savoir, au sujet de son père lui-même, ne recon-
naître en rien mes propres fiches, pourtant nombreuses, et même souvent surabon-
dantes concernant certaines parties de son existence, ou des contradictions, ou
des événements nouveaux, venant soudainement à l'esprit en nombre à quibus-
stable et avérée, des événements nouveaux, venant soudainement à l'esprit en nombre à quibus-
la dossier s'en est encore accru au début de la présente année, qui était
à vrai dire un automne, puis que je me trouvais dans l'hémisphère sud.
Avant de partir pour la Californie, j'ai eu effet profit d'un séminaire sur
mes filiales à l'Institut géographique de Buenos Aires, pour recueillir
les notes de Mals et Henri de Coruña après son départ d'Uruguay, dans
le mois qui ont suivi la suppression du partition de Marie-Ange, sa future
de fiancée aux lèvres pâles.

Il semble d'abord avoir fui la plus loin possible vers le Sud, tout au
bout de la Terre de Feu. La petite ville d'Ushuaia, sur le cap de Beagle qui sépare
l'Amérique des îles Chiléennes, paraît presque inexistantes sur les photographies que

昂热丽克或迷醉

升 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昂热丽克或迷醉 / (法) 罗伯 - 格里耶(Robbe - Grillet, A.) 著; 升华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午夜文丛)

书名原文: Angélique ou l'enchantement

ISBN 978 - 7 - 5404 - 4945 - 2

I. ①昂… II. ①罗… ②升…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390 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 图字 18 - 2009 - 099

昂热丽克或迷醉

阿兰·罗伯 - 格里耶 著

升 华 译

责任编辑: 唐 明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150,000

ISBN 978 - 7 - 5404 - 4945 - 2

定价: 27.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 - 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 13

昂热丽克或迷醉

阿兰·罗伯-格里耶

昂热丽克或迷醉

升 华 译

ALAIN ROBBE - GRILLET
ANGÉLIQUE
OU L' ENCHANTEMENT

© 1987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7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在我周围的静物画里，我不时会见到有些脸型显露出来：构成人脸，固定不动，而且装腔作势地在望着我。但是，有人对我讲过，这并不是一种什么特别的赋性：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在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意识，没有想到会在木疤和木纹里（橡木地板、带有榆木瘤节的办公桌、浸有墨水渍的胡桃木桌子）；或者在高大的窗子上，在那浅灰色的鳞饰从天花板脱出时的裂缝中；或者更多地会在夜色来临时，在我房间阴暗墙上的那些曾经十分鲜艳、而现在已褪了色的花纸上，明显地辨别出一个鹰钩鼻子，一撮浅薄的小胡子，两只深陷在眼眶里未必对称的眼睛，还有一张嘴巴，在叫喊时抽搐、笑得太过分，或者打哈欠时弄歪了而显得怪诞，也许反之，是一个紧皱、苦涩、痛苦的咧嘴。由于这不是些没有表情的、抽象的脸孔，而是近乎极富表情的脸孔，是些正面像或

四分之三侧面像，极少为全侧面像，它们如此奇特，以致使人想到市集上的妖怪，想到受过火与剑蹂躏的伤兵的脸孔，或者想到报纸上的三两笔画成的讽刺性漫画。它们的表现力显得不那么审慎，通常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根据不同的时间、照明、光线和心境而体现为各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形式。

我有时也会突然从中辨认出那个模特儿来：一个戴着十分鲜明突出的面具的著名演员，一个政治家，长期为热衷于揭露丑闻的报刊所特别喜欢追击的靶子，或者，只是我家里、我的朋友中、我周围的或亲或疏的某个人。有时，尽管说实在的，一个漂亮姑娘令人动情的微笑出现在众多模糊的枝叶和不定的花冠里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那漂亮的姑娘在逐渐消失，轻飘飘地正要在树丛和花环活动的轮廓后消逝的景象是会出现的。而树丛和花环，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褪色，变得暗淡和不连贯；特别是在墙的一些部位上，来自室外的光线直射着的那幅具有上古题材的挂毯也会这样；又如，在左边的那张多节瘤的胡桃木办公桌，它歪歪斜斜地凭倚在我那一系列散乱的草稿纸堆旁。此时，我写下了那令人震颤的昂热丽卡的名字……它为什么还跟着我呢？……这微弱的激情之火为什么又离开了我，将

我交给了风雨中的恐惧与孤寂呢？

死去的人们在奔跑着，在狂风的刺激下，在即将来临的第一个、而且将是最后一个春天的变幻不定的天空中，骑着他们灰白色的、碎裂的云之马飞奔着。他们排着密集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在飞奔着。他们是戈凡、特里斯丹·德·莱奥努瓦、佩尔舍瓦尔、湖边的朗斯洛、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①……他们乱哄哄地跑着，随时有使他们从没有紧固好的马鞍上翻坠下来的危险；穿着白色盔甲的身躯高傲地立起，十分惊险地向后仰去，接着，又用一种很特别的动作，屈起左腿只用右脚着镫昂首独立，突然间，又转换另一只脚。人们见了都很担心，不忍看到那悲惨的景象：诸如马塞巴^②、布吕纳奥^③之类的骑士，从马背上摔下，披着铠甲在地上磕碰，脚卡在马镫上，被那发了疯的战马拖着，穿过树林和山岩。这支幽灵

① Gauvain, Tristan de Léonois, Perceval, Lancelot du Lac, Arthur de Bretagne: 均为十二至十四世纪法国传奇小说《圆桌骑士》中的人物。

② Mazeppa (1644—1709): 哥萨克公选首领。他因福得祸，被捆立马背上驮到乌克兰，先为哥萨克首领，从属彼得大帝。后受迫害，逃到土耳其。

③ Brunehaut (534—613): 西班牙公主，阿达那日尔德国王子女。566年嫁给奥地利王西日贝尔。她曾与法兰克王后弗雷德贡德激战，战败后被碎尸，尸首被不驯之马驮走。

骑兵队好歹是乘着刮了三天的狂暴西风，继续着他们的路程。后来，跟随他们而来的有里查德·德·格鲁塞斯特^①、格拉米伯爵麦克白^②、约瑟夫·K、萨尔多里^③、伊万·卡拉马佐夫^④和他的兄弟迪米特里^⑤、弑君者鲍里斯^⑥、爱德华·马内雷^⑦、尼古拉·斯塔弗罗金纳……而其他的人，还在他们的后面接踵而至，由于气流突变，这些激烈的、动作滑稽可笑的木偶人都脱了臼，他们像打仗时的方形王旗一样绞在一起，随后变成支离破碎的烟状的烂布片，要等飘到稍远处才能重组马队。

那“黑房子”就在下面，就在四排光秃

① Richard de Gloucester：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画家，他死时口中念念有词：“马，马，马是我的王国。”

② Macbeth comte de Glamis：莎士比亚悲剧中人物，三个巫师预言他会成为国王，他在妻子的怂恿下杀死国王，但此后一直受悔恨和幻觉所支配，以致在作战时自杀身亡。

③ Sartoris：美国作家福克纳同名小说中人物。

④ Ivan Karamazov：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⑤ Dimitri：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⑥ 《弑君者》中的人物。

⑦ Edouard Manneret：《幽会的房子》中的人物。

秃的山毛榉树间，这些山毛榉树构成了它威严的干道小径，它在冬末一丝激烈的阳光照射下，徒然顽强地矗立着，俨然像一艘被解除了武装的、被永恒不变的波浪撞击过的旧军舰，而这“黑房子”也一样，大概也受到雪花的铺盖：童年和恐怖的雪花，梦幻的雪花，百年一度的雪花，回忆的雪花。我记得，《在迷宫里》出版后，那些大报刊知道这是我的小说后，第一次给予了些赞扬，而罗兰·巴特则相反，他责备我说，这雪花慢慢地落在被敌人包围的城市，太牵强了。那是在赖兴费尔斯^①战斗失败后，德·科兰特中校在那次战斗中，就像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带领着龙骑兵虚张声势而名声大振。巴特认为，那些用一种无情的裹尸布将荒凉的城市慢慢地遮蔽起来的雪片具有太强的“形容词味”，也许会赋予它们某种隐喻的价值，但这正好是我们两人都曾谴责过的反常的作用：在所有东西的表面形成的黏乎乎的外层，最终都会剥夺它们的显然性和玩弄性。

今天和那时一样，如果不是我的眼睛实实在在见到过的东西，我是绝不写什么的。现在，在我面前，从上到下飘落着无数无法触摸

① Reichenfels：奥地利城镇。

的白斑点，它们就这样一直持续不断地、有规则地向下坠落，速度同样均匀而从容不迫，仿佛等距地分布在一块舞台幕布的表面上似的，幕布上无形的纬纱，从观众视野外的舞台上，源源不绝，平滑而又持续地移动、延伸着，似乎没有明显增加原有的厚厚积雪，积雪覆盖了空洞的背景、荒凉的街道、没有船员的货船甲板以及我写作用的办公桌。

从第一页开始，在我的笔下重复过两个形容词：不明确的，过分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种该受谴责的疏忽的结果。这种将事物凝固起来，并使之处在悬浮中的过分的处理法（雪花正在下着，落在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的冬日景物的上方，但又不飘动，期盼的景，屏幕，空白的纸页），就其可笑的准确性而言，只有形象与形象之间起相互联系作用的连线——漂泊游荡的骑士或死气沉沉的舰船——的不明确性才可与之相比，像是有可能的涵义，不断地被重新质疑，像是那些在每个浪头里都被波涛淹没，被掀起一秒钟并马上有被吞没危险的、随波逐流的漂流物，它们太易碎，太过转瞬即逝，出现得太偶然了。

在一场融雪般的大雨之后，再来看看这“黑房子”。天空变化很快，从西到东，景物变化不定，而且支离破碎：较为明亮的一线线

云隙中，散落下一丝丝铅灰色的反光，在反光的照射下，海滩一片阴沉沉。在这样潮湿的光线下，景物上所有的细节都以一种夸大又近乎可疑的形式在闪烁着：在地面上，在十分泥泞的中央小径的四面八方，边缘还没有变坏的橙黄树叶形成厚厚一层稠和的地毯般的覆盖物；一匹马的马蹄在这地方的腐殖土上留下了些近乎魔术般的印迹；成串水晶般的珠子悬挂在一些高大散乱的禾本科植物上，这些植物因寒冬已风干，弯成弓形；大片山毛榉老树林光秃秃的枝叶俯视着周围的一切；逆光以一种明亮的线条，在山毛榉树每一条散乱的网状线下划着墨水般的粗线。

在这片山毛榉树的尽头，那宽大房子简朴的正面，被雨水在花岗岩上流下的痕迹弄黑了，好像被涂了炭黑。建筑物正面被打湿后，二楼那些带小方格的高大窗子就显得格外亮，变成了并不连贯的反射镜，粗糙的玻璃又将其特有的变幻的不规则性都掺杂到它们反映出的快速运动、变幻莫测的乱云的倒影里。这就像冲锋时的白色马匹，或者是被风吹起的金黄色的头发，盘旋着，不一会就松散了。但是，突然间，在两次疏明之间短暂的黑暗中，玻璃上天空的倒影一下子就让位给一个房间窗扇后的东西了。一个人的脸孔出现了——薄薄的小胡

子。鹰钩鼻，双眼深陷在眼眶里——尽管离得很远，有缺陷的窗玻璃又极大地歪曲了这人的形象，但后来的参观者很快就认出这是亨利·德·科兰特严肃的脸，他独自站在那里，像是在警戒似的。

为了看看外面的天气，亨利伯爵只好离开了他的工作台，极不耐烦而又忧虑地想要知道期待的信使今天晚上是否已经来到了路口。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向下看那条干道小径上松软的地面，恰恰相反，却是抬头望着那酷似骑士幽灵、迎风招展的军旗和女人蓬乱头发的乌云。接着，他又转身回望着摆满胡桃木大桌子上的稿纸，这些市面上出售的普通尺寸的长方形白纸，被浓黑的墨水写满了娟细的字迹，还有一些修改文稿的杠杠，这是他多年来用空余时间写成的许多手稿，巴黎的一个著名出版商，在当今还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在我这回忆录的第一卷里，我已提到过这些情况）就丢失了那份唯一的定稿，迫使继承人要在那些不协调的或矛盾的、全都没有写完的、零碎的手稿基础上进行令人疲惫的重组工作，这些手稿非常之多，难免缺乏很多宝贵的细节，甚至某些重要的组成部分。

办公桌上乱七八糟地摆满了纸张，有的地方堆得像厚地毯。办公桌再过去，放着带镜子

的柜子，镜子照出我的模样是那么模糊不清，以致我起先以为发现房间那边来了个陌生人，像是刚才我背向窗户时静悄悄地走进房间的。户外的景物是这样的：砌得整齐的灰色石头外墙，上面没有任何装饰物，使初到这里来的人都感到奇怪——不管他是从哪一边来到这乡村贵族的庞大身体的——房子的门窗都开得很高，一般来说，屋里应该能获得足够的光线。这起码是来访者的第一印象。但是，无论来访者走进哪个房间或厅堂，他们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通常都是十分昏暗的，即使是在大白天，在晴朗的日子里，即使是附近的山毛榉树还没长出夏天的叶子时，都是一样的阴暗。

我一直都或多或少无意识地认为：这“黑房子”的名字，就是因为大部分房间整天都笼罩在不寻常的昏暗之中而取的吧！不过，也有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说在很高的直接靠近窗户的地方，其实那些窗户没有必要那么大。现在，我更认为，这是由于不确切的法语翻译所引起的，在布列塔尼语中，这地方叫做 Ker an dü，而这一名称，当地用得很频繁。更确切地说，它的意思应该是“黑人的房子”，在那里住着黑色的人或者类似的什么。此外，在眼下这时刻，我自己的影像对我产生了一种特

别的黑暗化作用。因为，那确实是我，我的影像刚才就在镜子深沉的昏暗中显示了出来（这面镜子特别的表现能力使我吃了一惊，它使影像在一种意想不到的角度上显示出来：与我习惯的正常位置相比，移动了好几度），它占据了那个沉重的、用实心桃花心木做成的带镜柜子单开柜门的整个位置（柜门特别怪地半开着），柜子是当地的一个工匠用海难后漂到海岸边的一段木料，为我的外曾祖父马尔斯兰·佩里埃做的。

为了重新关好柜门，我走了过去，柜门在关好前和往常一样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于是，我不慌不忙地靠到那青绿色的半明半暗的镜子旁细看起我自己来。这时镜子上映出了我那浓密蓬乱、开始变白的黑发来，额头在下垂的环形鬟发的遮盖下，可见的部分缩小了，眼睛（呈褐藻类般的颜色，难以说清）上面呈长音符状的浓眉，成了额头的下边界；在右边的眉上，有尖形的、长长的不顺从的一束，向着太阳穴的上方翻起，就好像是在日本版画上见到的做鬼脸的武士；小胡子和下巴上的胡子，几乎占据了脸部剩下的部分，白毛长得还不算多（除了那十分清晰的一束长在下巴的

左边)；一个很明显的鼻子在脸上很特别地凸了起来，这是我从妈妈那里遗传来的，而且，在家族中大家戏称这种鼻子为“佩里埃的鼻子”。

家史上对此还存有简明扼要的记载，大概是在30年代初，妈妈去摩洛哥，叫人办的护照上就有这样的提法（她坐火车旅行了几天，穿过陌生的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整个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海峡，我们都认为她是大胆的女探险家），妈妈有个开牙科诊所的知心女友，从布雷斯特移居拉巴特，送了火车票给妈妈，妈妈此行就是要和她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凸鼻子，黄眼睛”就是当时护照上对她的描述，这种并不恭维的用语，很快并一直被爸爸采用。他认为用这来刻画魔鬼般的猛兽再恰当不过了，他在愉快的喜剧的调侃中将这形象赋予他的妻子，而且还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有时，为了参与某些会晤或社交活动，我也感到有必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一般来说，我对自己形象的注意是很不够的，为此，我会用剃刀和剪刀将长在我的嘴唇（不对称的、像我父亲的）上、大部分面颊上部和颧颊以下的胡子弄干净。但是，三个多星期以来，我忽视了这令人乏味的修剪工作，这种情况通常是发生在我独居乡下、只顾写作或料理花园的时